

18.10



桃江文史資料

87

4
1987

目 录

北伐时期的鲊埠镇工会	夏家让	(1)
道路崎岖志不遗	张碧如	(10)
陆军少将邓赫绩传	曹守民	(15)
血溅芦沟 名传青史	曾质彬	(19)
陈备武	石仲贤	(23)
夏铎传略	熊茂萱	(26)
一湾双烈	曹守民	(29)
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回忆	熊世开	(31)
狼窟生还	刘建纲	(37)
卢春生断指避兵祸	卢 岸	(46)
卢性正传	张哲卿 石仲贤	(50)
张质彬传	张哲卿	(53)
刘澹虚先生事略	熊承涤	(58)
吴肯孚传略	习应山	(64)
胡文先生传略	丁乐平	(69)
湖南第二大锰矿——桃江锰矿	王汉梁	(76)
我县 350 年来的灾祸及其赈济情况	徐巩华	(83)
五虎一豹的复灭	胡奇能 李炮天 丁作之	(92)
刘佑人的吃人史	李炮天	(100)

刘梦龙罪恶史片断.....	刘建纲(105)
回忆桃江工商联.....	李裕光口述 程士祥整理(110)
桃花江渡口.....	薛政才(114)
大栗港义渡.....	胡国钧(117)
龙子山义渡.....	胡国钧(120)
桃江古木奇观.....	卢 岸(121)
编后.....	(126)

北伐时期的鲊埠镇工会

夏家让整理

北伐战争期间，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当时我县鲊埠镇的行业工会亦相应成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组织各行业劳苦大众，斗劣绅、革旧俗、抓赌博、设平果、办夜校、讨蒋讨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在我县的革命历史中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当时的鲊埠镇属益阳县。它包括现在的武潭、马迹塘两个区和大栗港区的部份地方。当时的重要集镇也不在鲊埠，而是在马迹塘。马迹塘地处泥溪与资江合流处，水陆交通方便，为当时益阳通往常德、安化、桃源的要道。附近有鼎泰、弘业、乐陶、资湘等几个小型矿山，盛产锑、钨、金。矿山工人已逾千人，所产锑矿石均由马迹塘镇上的阜康炼厂冶炼。加以镇上织布、印染的手工业工人亦多，故此地商业繁荣，富商咸集。土豪劣绅，亦插足于此，进行巧取豪夺。贫苦人民饱受压迫剥削，长期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工农运动兴起。同年八月武潭的薛昧浓（薛谷

初）在龙洲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薛由组织分配来鲊埠从事革命活动。薛回到家乡后，在马迹塘、游和坪一带开展工作。并先后吸收肖校文、张世英、朱玉昆等人入党，成立了党的支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这年10月，益阳县将镇改区。鲊埠镇改为五区，当即成立了益阳县第五区直辖区党部。选举中共党员肖校文为执行委员，区党部设马迹塘天府庙。11月下旬中共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工运特派员高龙、熊道骥到马迹塘开展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五个矿业工会成立之后，各种行业工会亦相继成立。当时鲊埠镇的行业工会就建立了二十四个，拥有会员四千多人。其中设在马迹塘的行业工会有十六个，这十六个工会组织是：

运输工会	会长	王爱贤
荒货工会	会长	李华丰
缝纫工会	会长	曾道环、周美林
小贸工会	会长	周盛玉、钟吉生
熟食工会	会长	莫长生（后由周德前负责）
伞炮书纸联合工会	会长	李秉炎
泥木工会	会长	杨玉林、薛运山
店员工会	会长	曾道嘉、黄恢
屠宰工会	会长	刘修
南货、药材联合工会	会长	詹运生
染漂工会	会长	方克、申瑞庭
理发工会		
豆作工会		

药材工会 会长 陈启连、薛岳山

皮革工会 会长 魏洪胜

绸布粮铁联合工会 会长 李如清

1926年11月15日，益阳县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益阳县总工会，选彭梅生任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经济、宣传、教育等项决议。11月下旬于马迹塘成立了“益阳县总工会鲊埠镇办事处”。由益阳县工运特派员高龙、熊道骥负责。12月下旬，久通、鼎泰、弘业、乐陶、资湘五个矿业工会在马迹塘紫云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矿业联合工会。选举高龙为矿业联合工会委员长，领导和组织矿工的统一斗争。区党部建立后，在区党部中的中共党员的积极组织下，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平粜委员会等一系列革命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1926年12月，由工运特派员高龙负责，组建鲊埠工人纠察队。开始，他与各行业工会联系，在各行业工会中抽调了40多名觉悟较高、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会员，组成了鲊埠镇工人纠察队，高自任队长。纠察队下设三个分队，第一分队队长龚志斌，第二分队队长徐友堂，第三分队队长李丙炎。1927年元月，鲊埠镇工人纠察队经益阳县整编，命名为“益阳县工人纠察队第一支队”。并拨给枪枝30支，发给了军用斗笠（斗笠上写有“益阳县工人纠察队第一支队”字样）。工人纠察队队部设马迹塘的天主堂。纠察队员发枪后，全部佩戴军用斗笠，前面的背着步枪，后面的荷着长矛大刀，雄纠纠、气昂昂地举行了一次大游行。是

此，军威大振，土劣丧胆。此时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亦相继成立。他们互相配合，开展了与不法奸商、流氓地痞和土豪劣绅的斗争。纠察队的打击目标，首先是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他们声称首先得抓几个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便往游和坪去抓劣绅。此时马迹塘镇的劣绅詹晓庭、周梦才闻悉，如惊弓之鸟，畏罪潜逃，丑态毕露。曾一度被人称之为“老太爷”的周梦才坐着“新娘花轿”逃窜他方，詹晓庭则化装成“道士”星夜出走，至今群众犹引为笑柄。1927年农历正月初三，工人纠察队一分队队长龚志斌率领儿童团在马迹塘镇上巡逻，发现詹晓庭隔壁邻居皮六翁妈家正在开赌。龚志斌率儿童团前去抓赌，赌棍詹肇周（詹晓庭之子）见来的是群小孩，便气势凶凶，进行抗拒。龚志斌一把抓住詹肇周，要扭送区党部查处。此时詹肇周的一个叔父一个亲兄弟和一个堂兄弟闻讯赶来，一齐向龚志斌扑去。龚因寡不敌众，只得退出。詹氏叔侄穷追不舍，直捣龚志斌家，砸了龚志斌家的货摊。区党部当即决定：“严令詹晓庭公开认错，赔偿损失”。詹晓庭只得放了爆竹，当众认错，并赔款六十串钱。使詹晓庭威风扫地，人心大快。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马迹塘抓赌事件。”詹晓庭等是此对革命群众，既怕得要死，也恨得要命。于是又以金钱收买南货药材工会的一名执行委员，联络天湾士绅汪若元等人散布反对办事处，污蔑熊道骥的种种流言蜚语，企图达到蒙蔽群众，搞垮工会的目的。鲊埠镇工会即发动会员，与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张贴“打倒劣绅汪若元，铲除工贼詹××”的标语，一面派出李松乔（矿业联合工会代表）、王国清（运

纸榆工会代表）、肖谷山（缝纫工会代表）和李昆（伞炮书工会代表）等四位代表率领数百名会员、群众，去抓汪若元等，进行训斥告诫。斯时，汪若元又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对抗闹事。广大会员无比愤慨，当即宣布全镇罢工半天，举行游行示威。直待所提条件一一圆满答复后，各工会游行队伍才尽欢而散。詹晓庭等劣绅，又一次挨打。工会威望日高，人心大振。1927年4月21日，湖南《工人日报》在第二版“工人之声”专栏中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标题为：“益阳鲊埠镇工人之胜利。”文章对此次斗争甚为嘉许，称它“简直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并在该文的结尾写道：“从此看来，工人团结力量，是绝对不可少的，愿工会同志努力！努力！”最后它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努力！胜利终归属于我们。”

工会在组织工人斗争的同时，为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工会办事处举办了工人业余夜校。校址选在三益学校，教师以原三益学校的教师为主，高龙、熊道骥等同志经常来此进行政治辅导。使学员懂得为什么要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既提高革命觉悟，也提高文化水平。青壮年男女，咸来就学，秩序井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勾结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是年五月，在区党部领导下，由工会办事处召集各界代表，成立了“益阳鲊埠镇人民讨蒋、讨奉反帝大示威运动筹备处”（设马迹塘镇）。五月五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讨奉反帝大示威运动大会。会场设马

迹塘下首的柳树坪，到会的除各行业工会外尚有各乡民众团体共百余个，计一万多人。会上，愤怒声讨了蒋介石、张作霖互相勾结、效忠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宣读了益阳县鲊埠镇人民讨蒋讨奉反帝大示威运动筹备处“一致拥护第二期北伐”的通电（通电全文已载《桃江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9页）。到会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发指眦裂。会议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虽大雨倾盆，但群情激昂，毫无倦色。会后，筹备处还向《湖南民报》发出了代电。代电中表示：鲊埠地区人民“决心讨贼，当不后人。蒋贼之必致颠覆，革命之定卜成功，可于是焉决之”。“扫除反动，党国幸甚”。足以证明在4·12反革命叛变之后和“马日事变”之前，鲊埠镇的工农革命运动仍处高潮之中。

1927年2月，鲊埠镇（五区）成立了区学生联合会。马迹塘的三益学校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很多进步老师亦都参与或赞襄其事，工会办事处的熊道骥、高龙同志，担任辅导工作。1927年3月区学生联合会于詹氏宗祠召开了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号召各学联开展了没收逆产，接管和查封地主豪绅的房屋，抓牌抓赌，打击坏人坏事，抓押坏人游街，组织打私塾、立新学、批之乎也者活动。会后，学生运动蓬勃开展。马迹塘的学生会，组织学生站岗放哨，盘查坏人，抓牌抓赌，打击不法奸商。他们曾抓过坏人游斗，押送过坏人至鲊埠牢中，土豪劣绅见了他们，更是丧魂落魄，胆颤心惊。他们打私塾、批之乎也者的活动，搞到了远离马迹塘的小丰溪里面的滴水洞。是此新学之风大盛，工农子弟有了入新学的机会。

鲊埠镇工会在领导工人革命的同时，还非常注意群众疾苦。1926年益阳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湖区渍堤倒垸，一片汪洋；山区水冲沙压，严重减产，民食维艰。地主豪绅，囤积粮食，猛抬粮价，致使“饥民塞途、饿殍载道”。为使灾民渡过饥荒，在区党部领导下，工会召开会议，于1926年12月成立了“平粜委员会”。由胡清泉任主任。平粜委员会成立后，向地主及商界筹粮筹款，在马迹塘下街福音堂设立了平粜处。平粜的供应对象是贫苦工人和集镇平民，供应办法是通过调查摸底、评审造册、发证供米。不但解决了严重的民食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不法米商和豪绅地主抬价压价、巧取豪夺的不法行为，稳定了市场价格，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正当鲊埠镇工农运动轰轰烈烈，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紧接着湖南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地处偏僻山乡的鲊埠镇，亦乌云滚滚。团防局挥舞屠刀，在“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的口号下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刀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亦甚嚣尘上。此时鲊埠镇工人纠察队有两人叛变革命，他俩于1927年吉历4月25日跑到安化敷溪，将区党部及工人纠察队的情况，报告了许克祥驻安化的部属。许匪部当即派营长冯相尚带领一营匪兵，乘船急下，于当天下午四时抵达马迹塘。在叛徒的指引下，一上岸他们就首先包围了工人纠察队驻地天主堂。夺了门卫的枪支，向内打了几枪，就蜂拥而入，抓住了纠察队员吴新生、肖克明、林远连等六人。两个叛徒见抓的都不是纠察队

的重要人员，便向匪首耳语了几句，冯匪就将这六名队员放了。旋即带领匪兵，到处搜查区党部及纠察队的负责人。此时，肖校文正在天府庙，听到枪声，他料是出了问题。便与通讯员陈善敬两人将文件销毁，然后走出侧门。由于慌乱，他忘了将袖章取下，因此刚踏出门坎就被匪兵抓住。匪兵问他“你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肖毫无惧色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敌人抓到肖校文同志后不久，龚志斌、熊道騁、高龙等同志亦相继被捕。经党组织活动由商会出面保，龚、熊、高三同志被保释。次日凌晨，冯匪将肖校文同志杀害于马迹塘万寿宫坪前的柳树下。

1927年古历4月27日，西村矿工会获悉马迹塘突遭浩劫，党部、工会遭破坏，负责人惨遭杀害。即发函新铺子、武陵（现常德县的一部分）等地农民自卫队，要求支援。武陵来的农民自卫队汇集新铺子，加上各地农军上千人，开往钱家岭，以阻击逃往常德的敌人。次日探知敌军已逃往安化，农军方散。

“马日事变”后的马迹塘，呈现一片白色恐怖。区党部、工会、农协遭此次破坏后，停止了活动。共产党员和工会负责人遭通缉，都远走他乡，流离失所。共产党员谭心纯（后脱党）、妇女主任龙勉生（谭妻），仓惶出走时夫妻离散。龙又身怀有孕，行走不便，一个人躲在邻居吊楼下的草堆里过了一夜，次日逃往蔡家洲肖海臣兄弟家躲藏了一段时期。半个月后，在回安化老家途中，于东烟坪被捕。她坚贞不屈，后被“判处死刑”，因怀孕暂缓执行，被解送鲊埠关押。虽经保释出狱，但遭严刑摧残，内劳成疾，致使胎儿不

育，本人亦吐血身亡。龚志斌同志远走他乡四年之久，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回家无妨。可詹晓庭等人仍恨之入骨，当龚回家不足三天，詹即告发，龚再次被捕。龚志斌同志解送益阳关押后，詹晓庭犹恐龚不死。便亲赴益阳，在益阳县城大造反革命舆论，宣称：“此人断不可留，留下将是社会大害”。在他的活动下，龚志斌同志终于1932年12月26日被杀于益阳贺家桥。龚志斌同志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不翻身，天是楼板”。他深信：不管反动派如何嚣张，手段如何残酷，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六十年一晃过去了，今年中共桃江县委隆重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在桃江建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而鲊埠镇的工人革命运动，正是桃江党组织建立后组织和领导的重要革命活动之一，故特根据县委党史办及桃江县总工会有关工人运动的史料，整理成上述资料，作为向大会的献礼，并期达到缅怀先烈，启迪后人的目的。

道路崎岖志不遗

张碧如

我叫张碧如，这个名字是我参加中共地下党以后调来大栗港中心区工作时的化名，其实我的本名叫曾淑兰。1919年12月出生于长沙铜官镇一个贫穷的陶业工人家庭。三岁就失去了慈母之爱，刚满六岁被送到市港周家去当童养媳。挨打挨骂，生活比牛马都不如。从那时候起，我幼小的心灵就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同时也下定了艰苦奋斗死里求生的决心。我父亲和二哥听到我受折磨的消息，想办法把我从虎口抢救回了家。从此我就兢兢业业的跟着父亲和二哥学做陶器，还担任了全家弄饭洗衣等家务劳动，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当时我还不会做鞋子，就与表嫂换工，我帮他带小孩买菜，每年由他为我做一双布鞋过冬。

1930年，我满12岁，铜官陶业工会创办了自己的小学。工人子弟纷纷入学，我内心真有说不出的羡慕。由于母亲去世后家里无人看守，书籍费也感困难，因此我十二岁还没踏过学堂门。但是求学心切，记得有一天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跑到学校里，向老师说明家庭情况，要求半工半读。老师望着我笑了，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满妹子你意志

很坚强，但是要请一个人担保，不能中途退学”。我又毫不迟疑地跑到舅父谭海波那里请他担保。并做通了父亲和二哥的思想工作，得到了批准。从此，我每天很早起床，把饭菜做好，吃完再去上学，晚上回家做完作业，还要处理好家务才能睡觉。在这规律性的生活条件下，把我骨瘦如柴的身体和一双小手锻炼得更加灵敏健壮了。同时，我这坚定不移力求上进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并且引起了铜官地下党区委书记谢介眉（解放后任省监委）同志的注意，他经常和我接近，问长问短，时常送一些通俗易懂的进步书籍给我学习。还亲自跟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增强革命意识。他对我说：“妇女要有冲破封建枷锁谋解放的打算，才能进入新的天地。”自从与谢介眉同志接近以后，在他的不断帮助下，我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记得有一次我要求上前线护理伤员，请他介绍。他劝阻我说：“你现在年纪太小了，将来机会多得很，加强学习，在后方支援抗日同样重要，不一定硬要上前线”。

1937年，铜官地下党倡办了进德女校。从中培养骨干，相机发展组织。校长是革命烈士郭亮的爱人李灿英同志。我是免费入学的第一批学生。正因为我出身贫苦，学习认真，得到老师们的精心培养，随即担任了全校学生会会长。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发动同学募捐、演讲、游行示威、抛传单、贴标语，高举国共合作旗帜，掀起团结抗日高潮。工作积极肯干，所以于1938年5月由李灿英、谢介眉、谢采玉三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进德党小组主要负责人。在此我遵照领导意见，结合党的原则，发

展了谭满卿、李必林、郭雪兰等一批党员。我调区任妇联主任以后，进德党小组负责人由谭满卿接任。在区工作期间，我又在高岭山、眸子窑、殷家坡和街头发展了四个党小组，共计党员30余人。在铜官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冬，区委调我到衡阳来雁塔中南党校学习。外面挂的牌子是八路军招待所。讲课的除了周总理以国共协商代表身份来讲了一次国内外形势以外，其他人员都不知真名实姓，只晓得主办人员是贺同志和陈同志。他们讲的是近百年日本侵华史。叶同志还讲了游击战术，徐老讲了党史与组织问题。我由党校结业回区时，情况十分恶劣，进德女校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停办了。领导上考虑我在铜官已经现“红”，不能继续开展工作，所以在我回区的当天晚上，就通知我作好准备调离铜官。时间紧迫，我和父兄都没有见面，跑到二姐那里拿了一床破棉絮，第二天一早又由组织派人护送，于1940年元月来到常益中心县委直辖大栗港中心区担任妇委。以教员身份出现，化名张碧如，公开掩护党组织活动。来的时候接头暗号就是一本书，拿到益阳南门口城墙下一个烟摊上，交给“土财主”（即当时的常益中心县委书记文仕桢同志），再由“土财主”介绍给“小莫”（即当时益阳县委书记林煦春同志）。然后由“小莫”派人护送至桃江大栗港五羊坪与中心区委书记熊固人和武装区委熊子俊见面。晚上熊固人、熊子俊介绍了本地风俗习惯及中心区的活动情况以后，第二天又引我拜访了熊浩园。他是革命烈士熊亨瀚的父亲，又是熊氏祖尧学校的校长，也是

熊固人、熊子俊未出五服的堂伯父。前清秀才，古典文学是全区冠首。因在我未到之先，熊固人早就假报了我是熊亨瀚烈士的同学之胞妹，因失学在家，请求安插的，所以熊浩园校长一见面就乐意接受下聘，当天到校开始教学。熊固人书记交代我以后组织联系由熊子俊负责。此后，我白天教课，晚上组织附近青年读报，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从中培养对象，发展组织。我在这段时间，先后吸收了熊惠贤、熊舜英（均已病亡）入党。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支部书记熊固人和武装支委熊子俊奉上级通知相继外走。并交代了暂不转关系，我亦奉令停止活动，专心教学，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一直工作到1949年解放，我又投入了迎解和清算反霸等一系列地方工作。在土改大会上我才报导了我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并且写信与铜官联系，但没有接上头。一直到1952年春，我亲自回铜官了解情况，才知道1940年我走后铜官区委遭破坏。同我一道到中南区党校学习的易长生和刘富强两同志被反动派活埋了。其他同时参加革命的人，有的叛变，有的外走，连我父亲亦被抓去关押了两个多月，逼他交出我的通讯地址来。因时间紧迫，开学在即，所以我只住得两三天又回到了大栗港教学。一直工作到1976年，因患子宫癌承领导照顾退休。1984年元月恢复党龄以后，按县处级待遇改办了离休，现在我一家生活得十分愉快，今年我年满68岁了，回顾数十年来，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地下活动到公开执政，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弃旧图新，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祖国欣欣向荣的四化征途，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感到无比的快慰。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有十三大方针政策的指引，今后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绩。